

上海之旅

李婉玲

(編者按：本刊秘書李婉玲小姐，曾負責為很多篇有關今日中國的文章打字，故此決定親往中國一看。在她回港後，我們請她分享一下她的印象。)

繼羊城之旅後，我的朋友和我今次來到了另一個有名的大城市——上海，展開為期十天的遨遊。

篇幅所限，不能把此行印象詳述。讀者也許有興趣了解一下上海市概況，以及我倆在上海農村三天生活的體驗。城市生活與農村生活成一對比，留給我們深刻的印象。遊覽上海時，我們十分注意當地的教堂和廟宇，而探訪農村更使此行充實。

上海市概況

上海簡稱「滬」，位於東海之濱，長江的入口；境內的平原大部份為長江的沖積土而成。

上海屬亞熱帶氣候，四季分明。盛夏的平均氣溫是 32°C 至 35°C ；隆冬的平均溫度是 3°C 至 5°C 。

上海是中國三個中央直轄市之一（其它兩個分別是北京和天津）。全市面積五千八百（5,800）餘平方公里，設有十二個區和十個縣。據一九八二年七月的人口普查資料顯示，上海的人口數字為一千一百八十

五萬九千七百四十八人（11,859,748）。是中國最多人口的城市，其密度之高，僅次於日本的東京。

上海是中國一個重要的綜合性工業基地



一九八二年七月，中國進行了自文革以來規模最大的全國人口統計。

。由於她擁有天然的海港，方便航運，所以在解放以前，各國投資者曾競相前來經商和發展，使她成為「冒險家的樂園」。

走在上海的市中心，發覺高樓大廈、銀行、辦公廳和商店林立。單從市容方面看，這裏彷彿可以找到香港三十年代的影子。南京路是上海的一條繁盛大街，熙來攘往的人潮中摻雜了電影院散場的觀眾、排隊購買食品的人龍、駐足觀看擺設在商店櫥窗內的消費品的人群和上班或返家的工人。在歷史的巨濤中，上海的經濟和建設發展，仍舊保存着昔日熱鬧的痕跡。

在上海市也可以觀賞到有四百餘年歷史的豫園古建築。豫園的隔鄰是城隍廟的所在，廟的名字依舊，但作用已改。城隍廟的週圍已變成豫園商場，廟內擺設著各式各樣的工藝品，供遊人參觀選購。據居住在上海的人說，如果到上海遊覽，而不到城隍廟來參觀，就等於未真正到過上海。原來早期的上海居民就是聚居於城隍廟一帶，其範圍被人民路和中華路環抱著。如果需要一些古老的電器、傢私和家庭用品配件，人們都懂得到這裏來搜索，通常都可以有滿意的收穫。

上海的一般家庭生活都很簡單。居民大部份是工廠裏的工人；擁有十年工齡的工人入息大概是四十五元人民幣；工作崗位由單位分配而得。畢業離校的學生，經過考試合格，才可派得工作。這個制度可說利弊參半，好處是可以提高工作人員的水準，而弊處是社會裏將會存在著更多的待業青年。

上海居民的主要交通工具是公共汽車和單車。車費便宜，要乘五個至十個車站路程的車費，只須付人民幣七分錢至一角便可。物價在近年雖有提升，但一般來說仍可吃得消。

宗教活動、教堂與寺廟

徐家匯天主堂 這所大教堂座落於上海徐家匯的蒲西路158號。相傳它的建成與明代的一位大官徐光啓之歸化基督有關。徐光啓之信主有賴於傳教士利瑪竇的直接影響。徐氏於一六〇三年領洗入教，聖名保祿。

聖堂每晨均有神父主持彌撒，時間分別為五時十五分、六時正及六時三十分。而每主日共有五次彌撒時間：上午五時正、五時三十分、六時正、六時四十五分及八時正。

當筆者抵達聖堂參加彌撒的時候，已有很多教友在聖堂內虔誠祈禱。那裏有少數外國人，有年紀較長的老教友，也有年青的本地青年在場，我相信其中有些是對天主教信仰仍未有真正認識，只是趁趁熱鬧而已。在彌撒進行時，他們東張西望，對禮儀並不熟習，彌撒中選唱的歌曲一句也唱不出來。

在彌撒中，有神父在告解亭中等待教友前來辦告解，也有兩位神父站在聖堂的最後排，跟來湊熱鬧的非教友接觸，從中向他們闡釋道理。

佘山聖堂 松江佘山是上海近郊唯一的山。山高100米，一所建於三十年代的大聖堂矗立於山頂，毗鄰便是耶穌會士所建的佘山天文台。在山腰還有一座小聖堂，稱為「中山堂」。

一九八〇年春曾傳出聖母會在此顯現，吸引了成千上萬的人前來朝聖和祈禱。筆者今番親臨佘山聖地，雖然未能看到報導中的感人場面，却被它的莊嚴和清幽所吸引。當日到此的人寥寥可數，有點荒涼，但空氣清新，使人精神煥發，是一個用作祈禱默想的好地方，難怪主耶穌在世之時，往往喜歡帶同門徒和群眾到荒山上去祈禱和講道。

佘山頂部的大聖堂在文革時期曾被破壞，但基本建築結構尚完整，要經裝修粉飾後，才可望開放。小堂在主日有彌撒舉行。在大小聖堂的通道上，共設有苦路十四處，幫助默想和紀念耶穌的苦難；小聖堂前面的草地上，還有正在興建中的聖像。

小聖堂旁邊的修院，目前已經開課，院長是金魯賢神父。

國際禮拜堂 該堂位於上海衡山路 53 號。堂內的佈置輝煌，莊嚴肅穆。它共有兩層。全堂可容納一千五百人。主日的崇拜時間分別是上午七時三十分及十時三十分。逢星期四晚上七時正有小組查經班。管堂的職員告訴筆者，每個主日前來參與崇拜的人都很多，每次都座無虛席。他很樂意給筆者在跟著來的主日崇拜中留一個空位，然而筆者因要趕程，未能領受他的好意。

我們還參觀了另外兩個上海基督教堂：一個是位於陝西北路的懷恩堂，星期六晚上七時正是崇拜時間，而主日的崇拜時間是上午八時三十分及十時三十分。另外一間是位於西藏中路 316 號的沐恩堂，主日崇拜時間是上午七時三十分及十時三十分。

據來自不同的報導，自開放以來，國內基督教會的宗教活動發展得較蓬勃而有朝氣，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。

嘉定孔廟 它位於嘉定縣鎮南大街。廟的外圍建設很有氣勢，軒昂的石獅，高高的牌坊竚立著，加上四週綠樹成蔭，環境非常幽美。從關鎖著的廟門縫隙向內窺看，裏面的建設和裝飾亦算不俗。由於還未開放，所以到此的遊客不多。

孔夫子是一位被萬世景仰的師表，雖曾受過批判，但如今他的廟宇又得到重新修葺，相信於不久的將來，會吸引不少人前來瞻

仰和追思。這不禁使筆者感到這位儒學界的一代宗師，的確能夠經得起時代的考驗。

玉佛寺 該寺位於上海普陀區安遠路。裏面供奉著全由漢白玉雕成的釋迦牟尼坐像和臥佛各一尊，是稀世奇珍。寺內設有大雄寶殿、天王殿和山門。要到玉佛樓上觀賞釋迦牟尼玉佛坐像，需要先換上寺裏準備好的草製拖鞋，由此可以想像他們對玉佛的尊崇程度。

寺內大部份僧人年事已長，但都很慈祥地接待遊客；如有需要，也很樂意為到訪者解釋玉佛寺的歷史和寺內的情況。他們每天都有三次集體頌經的時間。每逢農曆初一，玉佛寺才開放給當地居民前來燒香拜佛。

參觀完不同的教堂和寺廟後，留給筆者較深刻的感覺是：很多宗教場地都在努力重修，十分美觀。不過，筆者認為一個宗教的最深境界，不在於金碧輝煌的建築、宏偉的大殿，而在於信仰本身內涵的發揚。筆者盼望國內同胞的信仰和精神生活能夠發出燦爛的光輝。

探訪農村

中國大部份的人口從事農業，所以我的朋友和我在此次行程中，抽出短短三天的時間到上海市郊的農村去，跟當地的農民一起生活和勞動，俾能對他們的生活習慣，獲得一些概括的認識。

當抵達預先約好的農村朋友家中時，已是晚上七時多。這個家庭的主人是一對年老的農村夫婦。他們黝黑而帶啡色的皮膚，顯然跟工作有關，充份表現出「日出而作」的辛勞。他們共有四個兒子和一個女兒，全部已婚，且為這對年老的夫婦增添了一個男外

孫和兩個女內孫。他們仍保持著大家庭的生活方式，除外嫁的女兒外，兒、媳和孫兒都生活在一起。目前，國內積極推行生育計劃，每一對新婚夫婦只可撫養一個孩子。在農村裏的實際情況：男丁就是勞動力的象徵，還可分享得建房子用的土地，所以，當老太婆跟我們談及她的媳婦所生的都是女孫時，臉上自然地流露出一種憂愁和渴求男孫之樣貌。

農民的主要工作是耕田和種菜。他們的工作大概可以分成農忙與農閒兩個不同的情況。在農忙的日子裏，早上四時多便要到田裏去工作，有時連飯也懶得返家吃，只有勞煩當家的把飯菜送到田裏來；匆匆吃過後，便繼續勞動，直到晚上八時多才回家休息。

但在農閒的時候，他們的生活可真寫意了。每天早上吃過早點，便到田裏去工作，至十一時便返家吃午飯。飯後是午睡的時間，直至兩時半左右再下田工作。到下午四時半，整日的工作便完結，可回家休息。

我們在農村生活的時候，剛是農閒的日子。每天到田裏去的工作只是翻翻土，除除草。因為是在烈日之下手執鋤頭，加以不懂運力，覺得很辛苦，掌上還長了兩個水泡。工作雖然辛苦，但生活節奏較慢，不比城市緊張。文人筆下的農村生活及風光畢竟是美麗的，因為能夠與大自然接近；但若脫離想像，進入身體力行的生活，則更能反映真實的一面。

總言之，農村的村民生活是很簡樸的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工餘的時候會抽出一些時間打理分配得來的一小塊私田。除了肉和魚類食品外，所有日常吃的素菜都不用到市場去買，可由自己耕種出來。

日間，成年人要到田裏去工作，未適齡

入學的幼兒便要送到托兒所裏給照顧。下班後才把他們接回來，一家大小鬧哄哄的聚在一起吃飯。他們很少有其他的娛樂和消遣，也不會隨便走到市區裏去逛。最普遍的是把椅子搬到門外，跟鄰居聊天。

他們對陌生的到訪朋友，表現得非常客氣，或因平時較少和居住在城市的人接觸，所以表現有點害羞。他們很尊重來訪的客人，從未和我們同枱吃過一頓飯，總是讓我們先吃。儘管我們三番四次邀請，都無法使他們破例。

由於天氣悶熱，電風扇又不是村民的普遍用品，在進飯時，老婆婆和老公公恐怕我們不習慣，總是站在背後，努力搖晃著扇子，使我們納涼，令我們實在過意不去。他們的善意和熱誠使我們感動不已。

幾天的農村生活體驗很快便過去，不習慣田裏的工作和環境衛生固然是苦，但也有快樂，因為能夠有機會認識和接觸一班心地良善、性格爽朗的農村朋友。他們雖然很「鄉土」氣，但在筆者眼裏却非常可愛。

